



评论

以笨功破困局 以书香润人心

——读张宏杰《曾国藩传》



■ 张家海

有些书,你不爱读,是还没有到时候。对我来讲,品读张宏杰著的《曾国藩传》正是如此。

书中令人印象最深的,莫过于曾国藩的“笨”。曾国藩的“笨”,在当时的湖南乃至大清朝都出了名。书中记载,他背《岳阳楼记》,磕磕绊绊背了几个时辰还没记住,房梁上藏着的小偷听得不耐烦,跳下来流利背完一遍,嘲讽他一顿才扬长而去。考秀才更是艰难,他考了七次才勉强上榜,名次还在榜单末尾。可就是这么个“笨人”,偏偏有股不服输的劲儿。他的爷爷说,在困难面前懦弱、被失败打倒,是男人最大的耻辱。这句话,被曾国藩刻在了骨子里。

他知道自己天资平平,要实现心中抱负,唯一的办法就是下笨功夫。更难得的是,他的笨功夫不是死磕蛮干。连续落榜后,他没有埋头重复老路,而是把自己的考卷和模范试卷摆在一起反复比对,终于发现自己的文章太拘谨,过分纠结细枝末节,没有大局贯通的气势。找准问题后,他专门在文章的大局观和立意上打磨,第七次赴考才终于上榜。

读到这里,我猛地想起了自己。三十五年前,我考了三次高考,才勉强考上专科。那时候总觉得是自己“智力不够”,现在回头看,哪里是智力的问题?分明是思维方式不对,遇到问题想得浅,学知识只停留在一知半解,看似努力其实全是无用功。

我教的是初中生物,研究的是生命的规律。可生命的规律,从来不止于课本上的定义。曾国藩的“笨功夫”,教会我教学要踏实琢磨;文学书里的故事,教会我课堂要有趣有温度;心理学的理论,教会我要懂学生的心。这些都是考卷上没有的分数,却是教育最珍贵的底色。哪个老师没遇到过“怎么教都不会”的学生?哪个小学科老师没陷入过“课时少、学生不重视”的困境?其实不是学生难教,也不是我们能力不够,只是我们“水桶”里的水太久没换,早就没了滋养课堂的养分。

曾国藩考了七次才中秀才,三十五年前的我考了三次才考上专科,三十五年后的我,才真正读懂“读书要等时候到”。这个“时候”,不是等出来的,是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,慢慢熬、慢慢悟出来的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曾国藩是我的同行者,我也是他的同行者。前行路上,有这样一位贤人引领着,何其有幸。

《曾国藩传》分为《京官时代》《湘军崛起》《总督生涯》《曾国藩的最后岁月》四卷十八章。著者基于曾国藩家书及大量历史文献,突破传统人物传记模式,深入剖析曾国藩的自卑、焦虑、自我管理精神世界,将其置于现代语境,强调其“笨拙精神”对现代人的启示。这部书不仅是一部人物传记,更是一部关于成长、奋斗与历史变迁的启示录,适合对历史、人物传记或自我成长感兴趣的读者阅读。



观影看剧

观《太平年》有感

■ 黄建团

当年到杭州,看到很多纪念吴越王的遗迹,如西湖边上的保俶塔、钱塘江边的钱王射潮大型雕塑、六和塔旁的钱镠石雕等,说明吴越王在当地已经深入人心,且备受敬仰。杭州是个名人辈出的地方,能够让人口口相传的历史人物屈指可数,足见吴越王在当地人心中的分量。

最近,看了在中央台热播的电视连续剧《太平年》,以史诗般的恢宏气势,全景式展现了纷争割据、社会动荡的五代末年,一群热血青年,其中以钱弘俶、郭荣、赵匡胤为代表,他们亲眼看见中原战乱、家国破碎、民不聊生、人伦失序的惨状,深知唯有重建秩序方能终止苦难。他们在国家动荡中不断地探索,不断地进行命运抉择,一路成长,终于脱颖而出,担负起安定天下的责任。郭荣志在重振纲常,然天不假年;赵匡胤顺势而为,继承了郭荣的未竟事业,革新图

治,建立北宋政权,实现了北方的统一;钱弘俶秉持“保境安民”策略,于吴越国政权动乱之时扛起国主的重任,守护一方。最终,在历史洪流与苍生祈盼下,赵匡胤、钱弘俶顺应历史潮流,“止戈为太平”,完成了和平统一的历史创举。

当城头变换的“大王旗”终于尘埃落定,战场上飘飘黄叶落下之时,在一片降幡之下,钱弘俶那重重的一跪,显得尤为艰难和可贵。正如王立群教授的精彩点评:“赵匡胤的战,是为了国家,为了天下百姓;钱弘俶的和,也是为了国家,为了天下百姓。”

这让我想起了同一时期的泉州,想起了一个叫留从效的泉州人。在那个动荡不安、诸侯纷争的时代,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,他作为“晋江王”,是当时整个闽南地区的最高统治者,凭借自己的勇气和智慧,纵横捭阖、灵活周旋于中原王朝、南唐及吴越之间,也采取了类

似钱弘俶一样的“事大”策略,息兵安民、保守疆土,使泉、漳二州在五代全国性的战乱中得到繁荣和发展。他还积极发展农业,重视文教,在泉州整建城港,招徕海外商贾,发展海运。在留从效治理下,泉州风景这边独好,泉州之所以被称为刺桐城,就是因为留从效扩大城垣,号令“环城遍植刺桐”。时至今日,每年阳春三月,刺桐花开时节,泉州大街小巷、绿地公园,随处可见一树树花红似火、花形如炬、花团锦簇的刺桐花,人们就会想起给泉州带来“太平年”的留从效。

《尚书》有言:“民惟邦本,本固邦宁。”我想,无论是在中原、吴越,还是泉漳;无论是历史,还是现在,《太平年》为我们传递了一个永恒的主题:只有把国家利益、百姓福祉置于个人的荣辱之上,立足人民,为民造就太平年,才是最高意义上的政治智慧与仁德担当,这也是我看《太平年》的最大感受。

时阅



作家林

■ 蔡亚璇

“年的门一打开,春雪,软软地就化了!于是,川原里的泥土舞动起来。母亲的洋芋窑也苏醒了,又一场绿色的梦开始了……”

读着《光明日报》“新春走基层·走进西海固”栏目的这段文字,我仿佛听到了农民作家诵读自己作品的笃定,仿佛看到他们怀着对春天的向往,在木兰书院倾情诵读着,我的思绪也随之飘向宁夏西吉杨河村的木兰书院。

提起宁夏西吉,或许,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那个曾被联合国称为全球“最不宜人类生存地区之一”的特困地区。若不是亲临,你想象不出曾经被贴上“苦瘠甲天下”标签的西吉,为何收获中国首个“文学之乡”的美誉。

在西吉杨河村,有一座青砖红瓦的小院静静伫立在塬上,这便是木兰书院。门前一副楹联特别醒目:“老林出硕果,深山有幽兰。”

院落的一角,有一片由红梅、杏树组成的“作家林”。我好奇地转了一圈,发现每棵树上都挂着一个牌子,形状不一,一问方知,这是到访书院的作家或文学爱好者认领的,每个牌子写着认领者的姓名和寄语。“枝头的青杏,正午时间是光明的,树下除了修行的蘑菇和蘑菇下乘凉的蚂蚁,还有一群欢天喜地的人”“喜欢用文字耕耘的人,四季皆春华秋

实”……漫步于作家林,仿佛在翻阅一本励志书,又恰似在听一场关于“文学的力量”的主题讲座。来不及细品,那作家寄语,已悄然叩开我的心扉,似远处层层叠叠的梯田,延展再延展。在这里,文学是土地上生长的最好的庄稼。

作家林传递给我的不只是力量,更是共鸣。

我始终记得一组数字。在这个人口不足五十万的深山小县,有一千六百多名写作者,其中,三百多位是土生土长的农民。农民把庄稼和文字一同播撒进泥土,一手握着锄头,一手握着笔头。这,传递的是植根于故土的文化情怀,是怀揣着对文学最纯粹的爱。

我始终记得这样一群人。六旬老农李先生,在放羊喂牛的空隙,给牛读诗,坚持写作近四十年;盲人按摩师赵女士用阅读点亮一盏灯,从家人到朋友,再到线上直播间,她把阅读的力量传递给每一个人;还有,在逆境中以文学创作自我救赎的单小花,身有残疾心有文学信仰的阳光少年,以及那位在创作中抚平癌症焦虑的长者……他们白日耕作,夜晚读写,于内心的自留地里,种下属于自己的诗行。他们质朴的笑靥里写着:有了文学,柴米油盐的日子里就有了色彩,有了奔头,有了滋味。

我也一直记着这样一个人,那就是木兰书院的主人史院长。创办书院之前,他曾是一家报社的总编辑。闲谈间,他几次温和地说起,自己总对身边的农民朋友说:“我们或许一生都写不出一部伟大的作品,但一定要把生活过得像一部伟大的作品。”这一句,也是他题写在“作家林”里的深情寄语。我想到了我的学生,想在校园里栽下一片属于孩子们的“小作家林”,让文学的微光聚成温暖的火堆,照亮每一个孩子,让每个孩子都站在文字中央,书写属于自己的独家故事,成长为自己笔下最精彩的模样。

期待再赴西吉,期待心中那片葱茏的小作家林,在时光里落地、生根、拔节……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